

酒後主語

豈明

五 關於「狂言十番」

四五年前，還是孫伏園君在編晨報副刊的時候，我譯了些古希臘的東西，登在報上，題名「古文藝」。後來又將兩篇日本的「狂言」譯了出來。也登在裏邊，丸山昏迷君見了很是喜歡，竭力慫恿我多譯幾篇，可以出一本小書，答應我去代蒐集插畫。我覺得這倒也很好玩，便說就這樣辦罷，但是終於懶得動手，雖然本擬編入陀螺裏的兩篇狂言——骨皮與伯母酒——已經抽下，放入別一個紙合子裏了。民國十三年丸山君歸國去了一趟，抱病回京，躺在川田醫院多日，又復歸故鄉去，以後就沒有消息，直等到山川早水君寫信給我，才知道終於故去了。狂言我本是喜歡的，現在又似乎欠了亡友的一筆債，宿諾未踐，心常耿耿，從次年起著手續譯，先後共得十篇，遂編作一集，題曰狂言十番。狂言本係日本名詞，因無適當譯名，故沿用原文，併取原用專門語十番紀數，似頗相稱，雖然中國亦有此語，如音樂上

之「打十番」，及「馬上十番」之類。我所據的原文，鷺流係芳賀矢一校本狂言二十番，和泉及大藏流則為幸田成行校本狂言全集。此外山崎麓校註本狂言記及外編也稍資參照。插畫則從狂言全集選取五圖，又山口蓼洲畫狂言百番中亦取三幅。譯文因非一時之作，文句語氣頗有出入，今悉仍其舊，不加改易。關於狂言之說明，在有幾篇的附記裏稍有說及，現在也不多贅了，因為我覺得這一本小書原來不是研究狂言之作，要研究也非我的微力所能及，所以用不著那些方板的論文。我譯這狂言的緣故只是因為他有趣味，好玩，我願讀狂言的人也只得得到一點有趣味，好玩的感覺，倘若大家不怪我這是一個過大的奢望。「人世難逢開口笑」，真是的，在這個年頭兒，我只可惜丸山君死了，他不能再看了這小本子說「到底出來了麼？」而微微的一笑了。民國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於北京內右四區苦雨齋。

六 鋼鎗趣味

胡成才君所譯勃洛克的十二個是我近來歡喜地讀了

的一本書，雖然本文篇幅本來不多。我在這詩裏嗅到了一點兒大革命的氣味，只有一點兒，因為我的感覺是這樣的鈍，不，簡直有點麻木了，對於文學什麼的激刺壓根兒就不大覺得。但是，第十一節裏有一行却使我很感動了，其文曰：

「他們的鋼鎗……」

這五個字好像是符咒似的吸住了我的眼光，令我心中起了一種貪欲，想怎樣能夠得到一枝鋼鎗，正如可憐的小「樂人揚珂」想得破胡琴一樣。呃，鋼鎗！這是多麼可愛的一個詞名，即使單是一個名詞！

有些不很知道的人常以為我是一個「託爾斯多揚」(Tolstoyan)，這其實是不很對的。託爾斯多自然我也有點喜歡，但還不至於做了「揚」。而且到了關於戰爭這一點上，我的意見更是不同，因為我是承認戰爭的事實，我並不提倡戰爭，但不能不承認他，是一種不可免的事實，正如我們之承認死。這是我之所以對於鋼鎗不懷反感，並且還有點眷戀的緣故。但是，我喜歡鋼鎗，

並不在於他的實用，我實在是喜歡鋼鎗他本身，可以當很好的玩具看。那個有燐光似的青閃閃的鎗身，真是日日對着撫摩都不厭的。在「天下太平」的時候，我想找一枝百戰的舊鋼鎗來，(手鎗之類我不喜歡，掛在書房的牆壁上，和我自己所拓的永明造像排在一起，與我的鳳皇三年磚同樣的珍重。因為是當作玩具的，沒有子彈也無妨，但有自然更好。我說「天下太平」，因為不太平我們就買不到舊刀槍，也不能讓我們望著壁上所掛的玩具過長閑的日子。然而我的對於鋼鎗的愛著却是沒有變的，好像我之愛好女人與小兒。我在南京當兵的時候玩弄過五年鋼鎗，養成了這個嗜好，可見兵這東西是不不可不當的。

小品

江紹原

(十二) 吮精——髻髮——數眉——咬指甲
去年我在京報副刊上發表的髮鬚爪，也是很費事寫成的。但是提到它的人總不如提到天癸觀的之多。原因又在「人心不古」吧，誰知道。無論如何，我自己仍在

注意關於髮爪等物的傳說，例如下面的。

漢汝南應劭的風俗通卷九：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厲

厭者皆亡髮之精。

有一位『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日晡時到亭』。

他只有三十歲的年紀，明知亭裏鬧鬼，却硬要住下。此公事前有準備，所以黑暗中那『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撲他時，他『徐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日發樓屋，得所髡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以前的人所失的精，發屋時自然找不到，因老狸必是個吮精者也。

我在髮鬚爪的一個附錄裏，曾引雲笈七籤所載鸛鷓鳥夜入人家偷取髮爪之說。日前坐在章川島先生的書案旁隨便翻書，見唐人劉恂的嶺表錄異亦云：

鸛鷓即鷓也。爲鷓（音訛，同「囿」，誘禽鳥也）可以聚諸鳥。晝日目無所見，夜則飛嘖蚊蚋。乃鬼車

之屬也。皆夜飛晝藏，或好食人指甲，則知吉凶，凶者輒鳴於屋上，其將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戶內，蓋忌此也。亦名夜行游女，與嬰兒作祟，故嬰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

頃據吾妻云，杭州（紹興？）人相傳貓頭鷹（鷓）喜於月明時出現，如適有人立在庭院中，它即暗數其眉毛的莖數，被數清者，必死無疑。不知這與鸛鷓夜取人髮的傳說，關係如何。

吾妻又云，卜流年運氣俗謂「卜休留」。「休留」之義我不解，殆即「休咎」歟？錄此，待問知者。

十五年八月三日北京晚報餘霞欄，載有碧波君的指甲小譚。中云：

恆見人衆於無聊時輒喜嚙指甲作消遣，由姆而小，十指常光禿無倫，甚至齧至無可齧而咬及指尖之肉者，疥脫繭生，循環不已，乃從未見有血液淋漓者，斯亦奇已。據迷信家言，咬指甲必致促及父母之年。以故家長之見幼輩有犯此癖者，每呵斥止之。

碧波君所記的迷信，我彷彿也聽說過。且據吾妻云，相傳咬指甲也促自己的壽。此外我還想起下面的一件事。

江亢虎先生在若干年前，曾引導七八位男女青年到美國去留學，他在加利佛尼亞州，卜技利市，瞎他哭大街（Shattuck, or Shattuck Avenue）主辦一儉學公寓。我已先在卜技利，其時遂被聘為烹飪主任，兆藩兆菊，皆我副手。儉學生中有上海周君某某（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了），喜歡吹笛彈月琴。調兒則不外乎「梅花三弄」之類。然咬指甲似亦為此公「消遣」法之一。指端的「疥脫繭生，循環不已」，一如碧波君所云；「血液淋漓」之事，好像也「從未見」。一日周君得上海快信，且讀且泣，涕泗滂沱。詢之，知為其封翁去世之家報。於是羣聚他的樓下小室中，找話慰藉他。既而周君收淚坐於室隅一搖椅上，衆人中有的回本房去用功，其滯留者，須臾只見周君的右手手指又在他的上下齒之間了。笛聲月琴聲，此後幾乎絕於耳；公寓中每日聚餐時，也

少了一個人的譚笑。

周君別來無恙否？你若來京，千萬過我，我想我當日磨鍊出的切巧色的本領，至今還未失去。不過我現在已經中饋有主，終日只知埋頭讀書，不但油鹽柴米靠靠她一人料理，而且飯菜不合口味時，也難免噉咕幾句了。弟弟為哥哥服勞，妻子為丈夫服勞，在中國——在精神文明的中國，豈非「大義」嗎？

（十三）『干齋』

我寫古冠禮研究一文時，因提議冠者在行禮前或許齋戒，曾將齋的一般意義述了幾句。太常妻一年三百五十九日齋云云者，恰巧被我遇着，所以也引人。其出處，則遲至今日始於漢官儀（漢軍謀校尉應劭撰；孫星衍校集）卷上裏面發見。文云：

北海周澤為太常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被病，窺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椽吏叩頭爭之，不聽，遂取送詔獄，並自劾謝。議者非其激發不實。諺曰，

居世不諧，爲太常妻：

一歲三百六十日，

三百五十九日齋。

一日不齋醉如泥，

既作事，復低迷。

（見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三書職官部。）

太常是掌禮儀祭祀的常官，祭祀前他奏其禮儀，及行事主導贊天子（續漢書百官志；又太平御覽職官部）。所以像周澤的那種行動，從壞的方面說，固然是不近人情，然從好的方面說，未始不是他意識自己的職分地位和他竭力保持自己的聖潔之表示。

我們看「干齋」的女子須送獄與夫椽吏至以叩頭爭，可悟當時人把那件物認爲何等重大的罪過。干齋者如其有罰，冠於廟時糊亂闖入或偷看行禮的女子又將何如？

然當時的士大夫和一般人，究竟已從原始思想得到或種解放，所以自上到下，都能表同情於太常的妻。那個嘲笑太常妻們的諺，尤其不能說裏面沒有「反宗教」的精神吧？真乃治中國宗教史中國道德史者的好材料也。

無題之五

一

今天小林要接到一匹牛兒，紫絳色的牛兒，頭上繫一個彩紅珠。

照習慣，孩子初次臨門，無論是至戚或好友，都要打發一點什麼，最講究的是牛兒。比如我，有一匹，是我的外婆打發我的，後來就賣給那替我爹養的莊家，至今我的妻不時帶着的項鍊，是我把那賣來的款子買的。小林那回走進史家莊，匆匆又轉去了，史家奶奶天天盤計在心，催促三啞看那一個村上有長得肥碩樣子好看的牛兒沒有。

剛好小林新從病愈，特地趁這日子送去賀喜他。

送牛的自然也是三啞，他打扮得格外不同，一頭蓬髮，不知在那裏找得了一根紅線，束將起來。牽牛更担一挑担子，這担子真別致，青篾圓籬盛着十來個大茄子，茄子當中又間以石榴，石榴連枝折下的，好幾片葉。然而三啞的主意卻還在底下襯托着的稻草，——他

是用了一下午的工夫從稻草堆上理出了這許多嫩黃草來，纔想到去折茄子同石榴。他這樣的心計，史家奶奶是明白的，但不作聲，見他赤着腳抱了茄子石榴回來，說道：

「你也該洗腳了。」

他彎着腰，對奶奶的眼睛看，笑道：

「牛到哥兒家，兩天要停留罷，吃什麼呢？我辦了許多草去。」

「是的。」

「挑草不好看，這個，伴着。」說着指茄子石榴。

「是的，這真——哥兒有福！」

那後半句說得幾乎聽不見了。

牛兒進城，不消說，引起個個觀望。還沒有走過橋，滿河的杵聲冷落了下去，只見得循着河岸，婦人家，姑娘們，有的在竹桿子撐着的遮陽之下，都已經抬起身子了，是笑呢，還是對了太陽——總之拿這時的河水來比她們的面容，是很合式的罷。

史家莊的長工！程小林的牛！——知道的說，不知道的問。

三啞——他是怎樣的歡喜，一面走，一面老是笑，扁担簡直是在肩膀上飛！但他並不回看人，眼睛時而落在籬筐，時而又偏到牛兒那邊去。城門幾丈高，平素他最是留意，講給那不慣上街的人聽，現在他擠進去了，他也不覺得！

走過了火神廟，昂頭，正是那白白的門牆——

「三啞叔！」

「哈，哥兒！」

小林跳出來了，立刻放炮，——他早已得了信捏了炮等着。

三啞喝了酒纔回去，預備一兩日後又來牽牛，牽到鄉下去，因為他買的時候也就代為約定了一個養的人家。

小林的院子裏有兩棵桃樹，牛兒就拴在樹下。鄰近的孩子們三三五五的走進來，同小林要好的小林引到

屋子裏去，看石榴，看茄子，——母親用了三個大盤子擺在堂屋正中懸掛的壽星面前。

「壽星老頭子手上有桃子，還要把石榴他吃，讓我們偷他一個罷。」

小林自己這麼說。別個自然沒有不樂意的。然而他的姐姐躲在後面瞄着他，他剛剛爬到几上，伸手，姐姐一聲——

「嘿，捉賊！」

小林轉身笑了——

「我要偷壽星老頭子的桃子。」

「偷桃子你偷去，只不要動他的石榴。」姐姐笑。

「我的石榴！怎麼是他的石榴呢？」

「不管是你的他的，你且偷那桃子我看看。」

「畫的怎麼偷法呢？」最小的一個孩子說。

小林笑得跑來倒在姐姐懷裏了。

「我們還是去看牛兒。」孩子們說。

牛兒站在那裏，動也不動一動。他們用盡種種法子

惹牠。小林拿草伸到牠的口邊，牠也不以為這是主人，一樣的只看見牠的眼睛在表示，表示的什麼可說不清了。

有一個去拉牠的尾巴，他是名叫鐵牛的，用了那麼大的力，牛突然抱着樹碰跳碰跳了，嚇得大家退後好幾步，桃葉也撒了一陣下來。最有趣的，樹葉子搖個不住，那彩紅球也在搖個不住。

然而大家氣憤——

「真是個鐵牛！」

鐵牛一溜烟跑了。

到了天快黑了，牛兒兀的叫幾聲，——只有小林一個人在院，也隨着叫一聲，起初是驚，立刻喜得什麼似的，彷彿這纔放心。他午飯沒有吃，雖然被母親迫着在桌上坐了一會，一心守着看牛不吃草。

姐姐提水來澆花，他說：

「我忘記了！三陞叔告訴我天黑的時候把點水牛喝

哩。

姐姐笑道：

「你牽到河裏去喝！」

他連忙去解繩子，但母親也已經走出來了——

「虧你當真的哩！家裏有一個大鉢，水放在鉢裏牠喝。」

小林背着牛，就在牛的身旁，站住了。

「人家要問你，是那個送你的牛，你怎麼答應呢？」姐姐又笑。

「三啞叔送的。」他斬截的說。

媽媽姐姐都笑。

蓬蓬桃葉做成了大翅膀，院子裏的一切掩護下去了，終於桃葉也隱隱於模糊之中，——一定又都到小林的夢裏去出現罷，正如一顆顆的星出現在天上。

二

第二天小林自己牽了牛兒往史家莊去，下得埧來，知道要循那一條要走，——似乎有人喊他……

真的，是史家奶奶

他想不到這樣出乎意外的到了，並沒有聽清史家奶奶的話，遠遠的只管說——

「我媽媽叫我牽來的。牠一早起來就叫，嘛——又不吃草。媽媽說：『今天天陰，不晒人，你自己牽去罷。牽到奶奶家去，交給三啞叔。』」

婆婆不消說高興的了不得，小林來了，何況是病後。而小林——彷彿史家莊他來得太多，當他一面走路，一面想，牽牛，這個理由充不充足？所以他的步子開得很慢，幾乎是畫之字，時時又盼一盼牛。牛大約也懂得這意思，要下埧，兩個平排的，臨着綠野，站了一會。

自然，這因為史家莊現在在他的心上是怎樣一個地方，——媽媽也的確吩咐他來。

婆婆走近他的面前了——

「是的，牲口也怕生。來得好，病都好了嗎？我看長得很好。」牽牛的繩子從小林的手上接過來，又說：

「來，跟我來，松樹脚下，琴子妹妹也在那裏。」
琴子妹妹——小林望得見了。

松樹脚下就在那頭的墳脚下，這麼叫，很明白，因
了一棵松樹。

我們可以想像這松樹的古老：史家奶奶今年近七十
歲，很年青的時候，便是這樣不待思索的聽大家說，又
說給別人聽，而且松樹同此刻也不見得有怎樣的不同，
——牠從不能特別的惹起史家奶奶的留意；還有，去看
那碑銘，——這裏我得申明，松樹脚下是史家莊的墳
地，有一個碑，叫琴子來稱呼要稱高祖的，碑銘是死者
自撰，已經提到松樹，借了李白的兩句——

「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

如果從遠處望，松樹也並不看見，牠曲而不高，同
許多樹合成一個綠林，於稻田之中很容易識別。我們以
下坎進莊的大路為標準，未盡的剝直繞到屋後，在路
左，墳地正面是路，走在路上，墳，頗多的，繞不為樹
所遮掩。

像這陰天，真為墳地生色，不是琴子，小林見了松
樹要爬上去，——不是小林，琴子也要稀奇，牛兒今天
又回來了！

總之，羞澀——還是歡喜呢？完全佔據了這兩個小
人物。

「琴兒，你看，小林哥哥把牛牽到這來了。」

「我不曉得那替我爹的人在那一塊。」

「是的，一會兒我叫三啞叔牽去。坐下歇一歇。」

小林坐下墳前草地。琴子本來是坐着的。

「琴兒，無論來了什麼客，見了面要問好，——問

小林哥哥好，除了小林哥哥再沒有別的哥哥了。」

「小林哥哥好。」

「妹妹好。」

小小的琴子這時實在覺到自己的孤零了。小林——
他幾乎掉眼淚，也實在可憐這麼一個琴子妹妹，琴子妹
妹是沒有媽媽的，連牛兒在他家住一天也不斷的叫牠的
媽媽！

婆婆讓牛在一旁，捱近他們兩個坐。

小林終於看松樹。

「那是松樹嗎？松樹怎麼這麼盤了又盤？」

「琴子好笑，盤了又盤就不是松樹！但牠不答。婆婆

道：

「你沒有見過這麼的松樹嗎？」

「我在我父親的畫帖上見過，我以為那只是畫的。」

「畫的多是有的。」

婆婆不覺心傷了。慢慢又一句：

「今天是琴子媽的忌日，纔燒了香，林兒，你也上前去作一作揖。」

前去作一作揖。」

小林伸起腰來，預備前去，突然眉毛一揚，問：

「那一個呢？」

「真的，那一個呢？婆婆到底是老人，有點麻糊。

琴子已經指給小林看了——

「這個。」

說聲作揖，小林簡直是歡喜，好玩的事。跪下去，

一揖，想起了什麼似的又掉頭——

「奶奶，是不是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的那個罪字？」

他的樣子實在好笑，琴子忍不住真笑了。婆婆也摸

不着頭腦，

他是問忌日的忌，——忌日對於他是一個新名詞

「啊，不是，是百無禁忌的忌。」

小林又想：「忌日，什麼叫做忌日？是不是就是生

日？」

他卻不再問了，連忙爬起來，喝一聲牛兒，——

牛兒踏近一個墳的高頭。

附記：我沒有法子縮短的說明篇中兩個小人物的

的關係，以便讀者更能了解許多地方。又

這兩章照原稿秩序在本刊九三期上所發表

的以及八九期所發表的之二之前。

「百家」自序

欽文

這裏所寫的差不多都是實在的情形，是在八九年以前經過的。我所知道當時「伯林」所遭逢的自然還要繁

雜點，這裏只是摘要記錄罷了。自信所記的並非只從多方面中摘取幾方面，是從各方面中摘取其要。雖然所謂「要」，無非憑我個人底主觀，或者已於不知不覺中有了偏重也未可知，但那不是我底本意。

「伯林」所遭逢的這些早爲我所知道，數年來往往於無意中碰到和在這些裏面的相像的人，相當的事，相同的情形，總就聯想到當時的「伯林」。而現在的「伯林」也爲我所深知，又以爲他的所以爲他這些是很有影響的。於是不知不覺地爲了這些已在我底腦中形成了個問題。

一個多月以前，我還在赤城，功課已經十有八九結束了，因爲可做旅費的教書錢還沒有發來，仍得留在那裏，就開始了寫這些。可是寫得不到一半，還只一萬多字罷，算是已放暑假，旅費也就有了，依着各種暗示，須就到這裏來了。到了這裏，想就繼續寫成，以便做別的工作。却因輪船火車地奔走，以後一時心緒安靜不下。原有的興致已失，覺得好像是件完全被動的苦工

了，中止又覺不甘，因之發生了一種懊悔的反感。然而勉強了一時，就復得到興致，終究已於隆隆的砲聲中寫就，這在現在想來，在我也可以算是一種酸味的喜歡了。

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的砲聲中，許欽文，槐蔭。

大家的閒話

十 無題

木 郎

北方人常常因爲不是住在南方，便想：「南方總比北方來得乾淨」。誠然！譬如以南京北京而論，近來南京總算賴以錢武肅王自比的孫聯帥之保佑，尙未有過如北京新怪物的大批難民出現，但是現在則因「南赤」猖獗，遣兵調將，大難在卽，尤其是一批不吉之兆的和平呼籲之聲，繩以前年齊盧之戰，去年孫楊之戰，大約距我們逃難停學之期也不遠了。

「南轅北轍」在今日決沒有這麼一回事，譬如「北赤」必對之以「南赤」，是很明白的例。南京已處在

「赤慌」的恐懼中，我住的地方，巡警老爺已經來過，他明白地很客氣似的好意警告我，非但把中山像的月份牌拿過，而且連三民主義信箋，及中山信封，也不許用。我想這一定是「大王好見，小鬼難當」的原故罷？孫聯帥與蔣介石書上，明明說「三民主義，素所佩服」，中山先生又所不敢反對。何以「三民主義」四字寫在信箋上，中山的像印在信封上，便變為赤化了呢？難道中山像與「三民主義」都是「俄國貨」嗎？我想這一定是小鬼作祟吧。

「中國亡國在即了！」這是一位相信「國家宗教」我想比之說「國家主義」來比較切當）的信徒向我說的。其原因則因北伐軍已佔領漢陽。因之我這位朋友，滿面愁容，所能引起他一線笑臉生氣者，則英國的香港軍隊與廣州政府衝突，及英國漢口領事向北伐軍抗議航行。但我想這總非根本救亡辦法，國家宗教的信徒不如老老實實效申包胥「秦庭之哭」，作幾篇「海外慟痛記」，往西海中去請援，更為截直了當罷！

南方最使人短氣的一件事，莫如素以提倡新文化自任的時事新報封面上的「英美煙公司」的驚心觸目的廣告。去年五卅案在上海發生，一時因民氣激昂，上海聯合報社——該報自然在內，切實宣言，自今年元旦日起，不登此類為帝國主義做走狗的廣告。乃事隔幾月，而這類廣告居然大登特登，在時事新報及新申報封面上。新申報無論已，時事新報呢？他是與什麼系及某某「高等華人」有關的，或是也應當如此罷？由此觀之，現代評論受章士釗一千元如為下流之下流，則時事新報新申報當為什麼之下流了呢？

編者附記，從九十四期起，大家的閒話的號數都算錯了一號。即五錯作六，以至九錯作十，今特聲明更正。

十一 章任優劣論

山叔

中國的教育總長自從馬鄰翼以來就不行了，而且「每下愈況」，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概，至於去年而有大虫總長章士釗。

章士釗卑諂無恥，說誑胡爲，已經不堪了，但是他還有作惡的才幹，比別人尙勝一籌，他解散女師大，因爲女師大有風潮，與他立於敵對的地位，解散之後他一面籌款建立女子大學，一面籌款付清女師大的積欠，這種手腕究竟是可佩服的，無論他是大虫，在別的事件上應該被人唾棄。

然而現在任可澄來了。他就任不知道有若干天了，我們不看見他爲國立學校籌過一文錢。只見他解散了一個女師大。這回的女師大可是並不鬧風潮，而且解散之後他還把女師大應得的款項分給「女子學院」去。這是任可澄與章士釗不同的地方。我不知道任可澄自己覺得不覺得，他的長教的成績比大虫總長更好了。胡汝麟（石青）次長平常講演說話都頗漂亮，彷彿是一個明白人，然而關於女師大事件也只是對教員學生說誑，其態度倒還不如大虫時代教次陳大帥之較爲誠實，因爲該大帥是表明居心要收拾女師大的。

雖說有一代不如一代的定律，究竟這回任胡的處理

女師大太是「無事自擾，」手腕太不高明了。或曰，是全爲專門司長羅惠僑之計也。是說也，或係事實，但此只足以證明羅惠僑之險惡而不能辯解任胡之荒謬也。

南開中學的性教育

豈明先生：

我是愛讀語絲的讀者中的一個，我所愛讀牠的原故，是牠能夠明目張膽的對於社會上的一切舊的勢力的蠢動，時時加以嚴厲的攻擊。但是最近在大家的閒話裏邊，有好幾節是對南開與性教育方面發議論，我認這些議論中的事實方面與意思方面，大半是錯誤的。……這許是我的主觀？——那絕不能說是先生的錯誤，因爲先生並沒曾在南開學校住過一年半載。

我愛語絲，正爲着我愛語絲，我對於這錯誤的攻擊，不能不來說幾句閒話，這全完出於我良心上的不安，並非有意想替南開學校辯護。

上半年的一個某月某日內的一個下午，初級學生正

在上自修班，按南開學校的老規例，學生在自修班上，是不準看關於課內以外的書籍的，在這一天的下午，訓育課課員在正上自修班的學生當中，發見了幾本性史，當由訓育課把這幾本書呈到校務會議審查。結果，學校出了兩張佈告：一張是禁止學生看淫書，一張是把發見的這幾位看性史的人記了大過。

這事過去的幾天內，齋務課確曾乘學生上課時將學生在書架上擺着的關於性的書籍拿去，但未到兩天就「完璧歸趙」，仍就給學生擺在書架上，並沒有像鑑芳君那樣說的「把學生的帶有「愛」字的書收沒了。」以上是最真確的事實。

打開窗子說句亮話罷，我對於這種方法是表示贊成的，雖然我也曾買了一本性史來看。我所贊成的，並非是對於學生的性知識「一味禁止」，可是我以為在中學時代的學生是不應看性史這一類書籍的。

在中學時代求學的青年，差不多以十一歲至十九歲的居大多數，在他們這樣年紀，給他們以專講正式的交

媾……偷情……如何能舒服……的書籍來看，即使這書在另一方面具有相當的價值，但加於這種年紀的青年的身上，牠所收到的結果是與看肉蒲一樣的。

我想編這一部書的張競生先生，也絕不會情願把這本書給他的一個十一歲上下的小孩子看的。

正當的性的知識，對於中學時代的學生是應當給他灌輸的，但假若有人以為令中學時代的學生看性史，就是對學生正當的性的知識的輸入的一種，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我以上所說的話，完全以我自己的經驗作立腳點，我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我想在別的與我年歲相彷彿的青年裏邊與我的經驗相同的，一定不少。

至於廁所裏的笑話，已經成了中國中等學校裏邊的共同的毛病，又何祇南開學校？這種共同的毛病，也不過是衣白表白我們中國人對於公德心的缺陷而已！

豈明先生！我寫的總算不少了罷？可是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你已經以為事實的謠言：就是一南開學校業止看

語絲。」這完全是謠言，因為自語絲出世以來，我在南開學校歷根兒就沒有聽見過一點點關於南開學校禁止看語絲的風聲。噫！我真不明瞭謠言在我們中國會這樣多！造謠言者他們到底存著一種什麼心理。

九月十八日，吳鴻舉敬上。

鴻舉先生：

承你告訴我們南開中學性教育的實況，那是我所最喜歡聽的。不過我也有一件新聞報告給先生，恐怕像先生那樣長久住在南開裏邊的人所不會知道的。南開中學辦公文給京津警察廳，要求禁止性史情書一束等五種『淫書』，現在天津的一位書店老板已請進拘留所，京津的該『淫書』均由警察沒收了。這件事是決沒有『錯悞』，請先生可以相信，但不知先生『對於這種方法是表示贊成的』不是？我沒有到過南開，當然不好亂說，但據上邊的事實看來，似乎南開中學對於學生的性知識這一個重大問題上除了『一切禁止』別無什麼辦法。禁止

學生看或者是不得已，叫警察禁止發賣，沒收書籍，這是怎麼的呢？一國中學（無論是怎樣特別的中學）那里來的這樣威權，可以檢閱禁止各種刊行物？我並非該項『淫書』的著作或編訂者，用不著來替牠疏解，我只覺得這種用一張名片送人到知縣衙門去打屁股的辦法總不是教育界所應有的。如果出板應當監督，該管衙門豈不多得勢？他們的檢閱課自會來行使職權，何勞管訓育的來代庖？但是在中國，這個年頭兒那里講得到這個呢！至于語絲，的確承南開當局的情還沒有禁，因為我還未被傳到區裏去問話，要辦我登載大家的閒話之罪，實在感激非淺。承稱贊語絲的對於舊勢力能加以攻擊，這個又是惶怒異常。我們在這個年頭兒那里好說話，要談政治則有邵林前車之鑒，講什麼教育方面呢，以前略談章士釗陳源，便得罪了『正人君子』，有『現代評論主角』唐有壬指我們為某黨，幾乎擊名片送往知縣衙門，真是危險百分。倘若登載關於學

校的閒話也有危險，那麼這也只好不說了。這一點是要請語絲的愛讀者預先原諒的。

九月十九日，豈明。

山東大學公署

豈明先生：

這封信本來寫過一次；不過是沒有寄發。現在呢，我假若再擱置不寫，實在有點兒良心過不去了。

在這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的時代，諸事自然是要新樣的比較好些。所以我們這可寶貝的亞歷山大（註）經過「金榜題名」的狀元老爺某大廳長隻手經營以後，居然也應運而生了。不愧為老爺，不愧為狀元，不愧這個二十世紀——又添了一大觀！

學生有事問校長要用稟，校長答時要用批，這種事在各大學裏，大概是數見不鮮；可是，各科學長聘請一位教授，也要「呈請」校長核奪。這恐怕是「蓋世無雙」的了！

教授和學生入校走傍門，而校長來時必須大開中門；這倒也不失老爺的體面！學校一塊鈐記，什麼東西不行，而必須鑄銅質的；

尤其可貴的其文曰：山東大學校之「兩防」。真是將來歷史博物館裏不可多得的陳列品。其實，既是老爺，確也正配的上「銅符在握」。

開學的時候，向着孔帝恭而且敬的：跪！叩首，再叩首，以至於四叩首，方才接一着個「興——」。而後呢？國旗，校長，全都分了一回四十五度的三彎腰。這與「國文學系裏就附設着英文學系」（註）是同一的要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哈哈，我們這位「目不識丁」說狀元目不識丁，誰也不能信，大概這樣說法，總不算冤枉他的，）的老爺，真乃不學而貫中西！

本城的學生每星期六晚上要到家去睡，必須該生家長呈請核准後，才能出校。我不知學生出校以後以及到家而至睡覺的種種動作，還用否呈請校長核奪？

先生，我給你說的什麼？大學歟，公署歟？校長歟，老爺歟？連我此刻也有些弄不清了。

白鹿莽水拜。一五，九，十，濟南。

註 亞者，亞洲也；歷者，歷城也；山者，山東也；大者，大學也。亞歷山大者，亞洲

歷城之山東大學也。

註 引大學教授語。